

前漢書

卷八十九下

涵芬樓
影印

新編

新編

新編

前漢書卷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使之言挾也

以權力使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頓反○宋祁曰俠疑作挾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閱反項籍

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

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到布許之迺髡鉗

布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

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

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袂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并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轡者耳非此之謂也轡音扶輓反并

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

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

職耳

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日職主掌其事也

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

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

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宋祁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析本忌字作亡君何不從容為上言

之師古曰從音千客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

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際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

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宋祁曰浙本拜字下有為字孝惠時為中郎將軍單于

嘗為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義汚也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何曲也曲從其意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

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眾橫行匈

奴中面諷師古曰諷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瘳傷也瘳差也瘳音夷

瘳音丑留反噲又面諷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

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酤

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有人字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

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劉攽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非引見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宋祁曰一無受字罷去此

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諍者聞之有以

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

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執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以請人顧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

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事貴人趙談等李奇

日宦者趙談也○宋與竇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

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為己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

足下師古曰說讀日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

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

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

日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日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

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

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蓋字言以兄長之禮事也○宋祁云浙本注文也字作之弟畜

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

以行師古曰詐自稱為心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宋祁云浙本注文無之字有也字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

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齮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

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因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齮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

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

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

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

燕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

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反還也

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

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

明矣師古曰趣亨之師古曰趣讀若汝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殺之於湯也趨讀曰趣趨趨也顧曰願

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開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

以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

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

封之欲傳之萬世宋祁曰封之之字誤可刪添亦字今漢壹徵兵於梁宋祁曰越本作今帝徵兵於梁浙本從今彭

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

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

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鄢侯蘇林曰鄢音輟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

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

公者老人之稱也

爲人廉直喜任俠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游諸公

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

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

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

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

師古曰白明也

廢王爲宣平侯

○宋祁云一本無王字

乃進

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材不勝○宋祁云漸本注文作材能不勝之也

上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也○宋祁云剛也字

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

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

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

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

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

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

師古曰罷讀爲疲下亦同

而匈奴冒頓新

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

者數百人孟舒豈敵之哉

師古曰敵與驅同言不敵之令戰也敵字從支支音普木反○宋祁曰豈敵之哉之下當有戰字

是乃

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

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

之事安在

師古曰索其狀也

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

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

今梁王不伏誅是廢

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

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師古曰渠

也大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

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爲惡魯王好獵相常

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

爲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

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爲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爲京輔都

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

開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舉旗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蹈

孟康曰舉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舉音騫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屢而加典字云身屢典軍非也○宋祁曰注文謂屢當作爲屢可謂

壯士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僇爲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

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

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音王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道理

日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樂布哭彭越田

日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

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

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

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前漢書卷三十七

前漢書卷三十七考證

季布傳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

臣召南

按史記作將兵四十餘萬衆而本書何

奴傳載布言三十二萬又噲時亦在其中六字史記所無然何奴傳詳載布言且及平城之歌詳畧不同如此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注師古曰近謂附近天子爲大臣也○顧炎武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注非也

中尉郅都不敢加○史記作不敢不加禮

田叔傳其畫無俚之至耳○史記作其計無復之耳

前漢書卷三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五王傳第八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

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

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

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

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

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

子鬻似此其例也豈以諸爲姓乎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還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

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

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音材臥反太后怒廼令人酌

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

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幅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廼憂自以

爲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

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

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師古曰太后也言以母禮事之所為齊王以自媚也解具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

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

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

○宋祁曰四字校添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譏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

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

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

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譏女亂國兮上曾

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

已之理直冀天臨監之○劉攽曰棄國當屬上句宋祁曰浙本無自字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

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宋祁曰仇音渠尤反讎也

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

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

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閒立辟彊是為河閒

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建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徵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

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景王與居為濟

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

師古曰辟音壁又讀曰闕

賢為菑川王卬為膠

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

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

師古曰酈音敷

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

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

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

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旣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

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

師古曰欲申諷喻也

高后兒子畜之

師古曰比之於子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

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劉攽曰又云齊王自以兒子年

少豈可以琅邪爲父也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

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

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

師古曰耨種也耨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爲藩輔也

耨音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師古曰以斥諸呂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

師古曰避酒而逃亡

章

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

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

師古曰爲音于

僞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

臣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

師古曰西

諸京未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

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

師古曰召讀曰邵

乃發

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

師古曰給誑也

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

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

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

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

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

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

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

帝將也

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以爲將也

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

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

使臣請大王幸

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廼馳見齊

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

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

長孫也

師古曰適讀曰嫡

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

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

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

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

師古曰本自齊

國更分爲濟南琅邪城陽凡爲四也

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

師古曰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

未置竭故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